金匱要略方論本義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脉證治第

脉證十　方五

二條　首

寸口脉動而弱。動則爲驚。弱則爲悸。○師曰。尺脉浮。目睛暈黃。衄未止。暈黃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按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皆血分病也。心藏神。肝藏魂。神魂體屬陽。而用則陰。故心主血。肝藏血。言血分者。未有不根源于心肝二臟者也。故凡人陰虧則血損。血損則神魂不安。其人陽盛陰衰。則驚。陰衰陽亦衰。則悸。是驚悸之成。成于陰虧血損而已。仲景明之于脉法。診之寸口。脉動而弱者。知爲驚悸證也。動脉短促而不條暢。數急而不和緩。俱陽盛陰衰之象也。血分不足。而邪熱乘之也。乘必乘之于心。心主血也。故動即爲驚。弱脉。虛浮而無根。細耎而無力。俱陰衰陽亦衰之象也。血分不足。而氣分並見病也。見必見于心

下心下陽分也故弱即爲悸此驚悸俱本于血分而從中又分陰陽均于寸口候之寸口乃血氣會通之處也血分不足之證爲驚爲悸如此然不有血分有餘之證乎不足者陰血受傷也有餘者血熱妄行也血熱妄行又何非陰血受傷之異流同源者師仍于脉證明之師曰尺脉浮目睛暈黃衄未止暈黃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尺脉腎脉也不應浮而浮則陽虛而浮必火虛而焰也有兼挾濕邪小便再不利必發黃今目睛先見暈黃而又未見發黃邪熱無從徑出必入血分鼓之妄行而衄血將未有止也蓋目者肝之竅血者肝之統會血熱則隨少陽升達之氣而上此所以視目睛黃而知衄之將作也黃去目睛慧了者血既由衄而出則熱亦由衄而散此所以知其衄今已止也此在傷寒論中已屢言之當參觀而其理益著焉

又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

按雖然血分者統言之也而必各言其分屬方能得其受病之所在而為施治師又為分示之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從春至夏陽氣方升此時得衄多因外感風寒客于表膚而邪熱主于胸胃熱既內盛血遂上逆而致衄故曰太陽之衄以外感之因也從秋至冬陽氣方降此時得衄多因內傷津液耗于臟腑而邪熱生于三焦熱亦內盛血亦上逆而致衄故曰陽明之衄以內傷之因也是就其分屬大綱言之然春夏豈無內傷之衄秋冬豈無外感之衄又在人臨證審諦而不可拘執言之者矣要之太陽陽明二陽熾盛陰血受逼挺而走險豈非仍陽盛陰衰之明效大驗乎更為錄傷寒論中諸條于後以備

考證

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

核桃承氣湯

太陽病。六七日。表証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當硬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

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少腹硬。小便不利者。爲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証諦也。抵當湯主之。傷寒有熱。少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爲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太陽病。脈浮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

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

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

宜桂枝湯。

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爲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右九條詳傷寒論中。當參看。

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額上陷。脉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

按仲景又自引傷寒論。衄家不可發汗一條云。衄家不可發汗。汗出必額上陷。脉緊直視。不能眴。不得眠。余註之詳矣。衄家陰虛。汗出。益損其陰。陰將絕者。陽亦將亡。陰陽離絕。至危急之候也。此條亦應與傷寒論中。本條參觀之。然則血分之關。即氣分之關。固至重哉。血分熱而妄行。亡之者。已非一端。氣分再虛而不固。脫之者又非一路。而血分之因病致病。其病愈深矣。

病人面無血色無寒熱脈沉弦者衄浮弱手按之絕者下血煩欬者必吐血

按如病人面無血色陰血久亡不榮肌膚之故也無寒熱知非外感當主內傷也脈沉弦者陰寒涸于下而虛熱炎于上此腎家火衰焰生腑胃受邪因作衄也再爲診之脈浮弱手按之絕者經道空虛血久枯脫故浮取之弱衛氣猶存按之遂絕營血已竭知因下血而遂得此脈陰絕而陽無所附亦將並此浮弱者俱絕而已可不急求養血滋營之治乎再者外証煩欬並見猶之乎火熱妄行之證而又當存其邪于心肺之間者也邪在高分自尋出路則必爲吐此吐血之因證而可悉者也詳乎此知脈必亦沉弦同于衄家也知脈亦必浮弱同于下血家也但兼煩欬故當見吐血之證亦陰虧血熱理一而分殊者也

夫吐血欬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臥者死

按試就吐血家決其生死。如欬逆上氣其脉既浮弱沉
弦。再兼熱盛而數。知正虛邪實。難于補復難于泄也。
見不得訝。而陰躁之證將成矣。陰躁
在傷寒論中。決其死此亦無二理也。

夫酒客欬者必致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

按然其中有酒客麴蘗之毒釀成濕熱積于胸肺。欬而
吐血。此乃因極飲過度所致。非命門火衰邪焰炎上
致欬而吐血之證也。于病之本原
未同治法之研求又必不同矣。

寸口脉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
虛寒虛相擊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

按仲景又引勞病中一條寸口脉弦而大弦則爲減大
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擊此名曰革婦
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以反復明之蓋血經亂
吐下則失血失則亡血亡則陰虛陰虛臟氣不足易

致勞而生熱，虛熱相搏，因勞而劇，則成陰虧血損之虛勞證矣。詳于虛勞論中，當參看。

亡血不可發其表，汗出即寒慄而振。

註 血既亡矣，其熱易生，熱既生矣，外感易襲，如執外感應治表發汗，以施之于亡血之人，立見其危殆也。仲景禁之，不可發其表，汗出即寒慄而振。人知血亡則陰虧，不知血亡而陽已損，陰非陽則不生，陽非陰則無所附，故陽亡而陰無所生，陰不獨盛也，所盛者陰寒之邪氣耳。陰亡而陽無所附，陽不獨亢也，所亢者虛熱之邪火耳。知陰陽之氣，必相維繫然後可言陽陰之氣，不宜偏勝，不然，將離而二之矣。陰陽豈二物也乎。此所以亡血家發汗治表，而寒慄而振，亦同于汗多陽亡之候也。業醫者于此處留心體認焉，庶幾有一得哉。

病人胸滿，脣痿，舌青，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嚥，無寒熱，脉

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為有瘀血。

按虛虛之禁既明實實之戒猶不可不識病人患胸滿若為結胸證則唇枯舌赤矣乃唇不枯而痿痿者色白而不澤也兼以舌不赤而青非實熱而仍虛寒可知也雖有口燥一證似實熱結胸不知欲嗽水而不欲嚥入則更何實熱足言乎再諦之身無寒熱又似傷寒外感結胸之邪矣試診之脉微大却來遲雖有實邪在內矣更按其腹不滿病人自云我滿者何也此固非但正氣虛微而遽至如此也丁結胸實邪之外別具一種于胸亦作虛而有積之論師明之曰有瘀血此胸滿唇痿舌青口燥而不能飲水之故也蓋血之瘀以寒為本其積久以熱為標胸中存此類合血痺胸痺為一病矣豈非血病中之關要者乎非急求溫中升陽散瘀行血之治將其變有不可勝言者乎。

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脉反無熱此為陰伏。

辨症細

此條最易惑人從學者不可粗心體認也

是瘀血也。當下之。

按再或病者。如熱狀。心煩胸滿。口乾舌燥。而且渴。俱爲熱證也。但診其脉。反無熱。則是內眞寒。外假熱乎。下眞虛。上假實乎。而不知俱非也。此爲陰伏。是瘀血也。陰伏者。盛熱伏于陰分血分。且沉于下焦血室。至深而奧。故謂之伏也。熱入于此。必膠滯而瘀。非下之不爲功也。傷寒論中。亦詳言之。余又詳註之。亦可參觀而得其義也。此與上條胸滿之瘀血。即不同治矣。更與亡血虛勞家。虛實大不同。故治法亦補泄迥異焉

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桂枝救逆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生姜三兩

牡蠣五兩熬　龍骨四兩　大棗十二枚

蜀漆 三兩洗去腥

右爲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按仲景既論夫諸亡血之證乃首舉火邪之治法蓋血證之成成于火邪治血必治火治血之金針也殆爲虛火上炎補之不可瀉之不宜而出一非補非瀉之法既用之于虛勞復變通之以救血證意良深哉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桂枝湯加龍骨牡蠣余註之于虛勞中頗得其旨願參觀焉此乃去芍藥加蜀漆者去其酸寒而益以辛溫也火邪上逆挾血妄行遇寒而凝滯于胸脇必生他變易以蜀漆之辛溫行血救逆而無虧伐破耗之虞法至善矣其桂枝湯本方之用無非升陽氣和榮衛加龍骨牡蠣之濇以治火逆之法治血逆變而不變者也用妙在桂枝散邪而非傷陽之物更能助陽蜀

濇行血而非耗陰之物更能滋陰龍骨牡蠣制逆上之血而無走血驅邪之猛厲所以為治火邪之良方也方中全無寒凉而用以治火邪不幾令天下後世庸醫目瞪舌縮驚心欲死乎此仲景聖而不可知之神術也夫○前方雖治血證而血虛心驚用之更宜蓋驚火邪也亦火邪乘陰虛而擾動其神明也此所以治陰虧陽盛之心驚必宜用之也

心下悸者半夏麻黃圓主之

半夏麻黃丸方

半夏　麻黃　等分

右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飲服三丸日三服

按至于心下悸多係陰虧而陽亦弱且有兼水氣而衝逆者仲景主之以半夏麻黃圓半夏辛燥助陽氣治

水逆。麻黃輕清用以爲丸。不作發汗之治。而僅升陽之治。俾陽分之弱者。漸旺。心下悸者。得愈。然後可理其陰分之弱。而血之亡者可復耳。此二方者。俱于治標病之中。少露其本治之端倪。而推暨會通。又在人神明之矣

吐血不止者。栢葉湯主之。

栢葉湯方

栢葉　乾姜各三兩　艾三把

右三味、以水五升、取馬通汁一升、合煑取一升、分溫再服、

按仲景于加減桂枝湯一方。巳明治諸失血之證。又出栢葉湯。主吐血不止。栢葉性輕質清氣香味甘。治上

部滯腻之聖藥也。血凝于胸脇。方吐。闢斯行。行斯下注。不上越矣。佐以姜艾之辛溫。恐遇寒而又凝也。合以馬通汁。破宿血養新血。止吐衄。有崇功。是又血熱妄行之崇治也。正陰虛而陽未虛。有火邪者主此。正陰虛而陽復虛。有火邪者。宜主前加減桂枝湯方。吐衄二證。皆可理也。

下血。先便後血。此遠血也。黃土湯主之。

黃土湯方 亦主吐血衄血

甘草 白朮 附子炮 乾地黃

阿膠 黃芩各三兩 竈中黃土半斤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溫二服。

按仲景又爲下血出治矣。就血便之先後。分血來之遠近。近血在大腸以下。下焦血室之間。血熱妄行。未便

而下也。遠血在大腸以上。上焦肝脇之間。血虛滑脫隨便而下也。遠血之下。心肝血分受傷者深。近血之下。下焦血室受傷者淺。故遠血必兼溫補。以治其滑脫。近血當專清疏。以治其瘀熱。遠血主之以黃土湯。甘草白朮附子。溫中理脾。當功黃土。以土制水。獨不可以土制血乎。猶龍骨牡蠣治水者。可以制血之義。也。黃土必用竈中。用其溫燥。而遠其寒濕也。佐以地黃阿膠。引入陰分血分。且兼引其陽之品入陰中。固水內之陰陽。安于上之下。斯不爲炎烙。而妄逼血行于上。拔本塞源之治。而非近緩取效之比也。

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方見狐惑中。

按近血主之以赤小豆當歸散。用當歸引赤豆散瘀行熱于下焦血分。仲景于陰陽毒中。嘗用之。余註甚詳。當參觀焉。此下血二證。一虛一實之不同。學者宜詳辨之。更宜推廣會通之。于此篇諸血證中也。方有當

仲景神明

之義也。

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

瀉心湯方 亦治霍亂

大黃二兩 黃連 黃芩各一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按再有火邪有餘。壯火食氣。心氣遂覺不足。因而吐衄或兼見或耑見。應先治其火邪之盛。以愈標病。而本病之虛實。方可徐審而圖之。主之以瀉心湯。純用苦寒。以洩實熱之邪。火邪得消。而氣自足。少火又能生氣矣。此乃治邪盛而正分陰陽俱未甚虛者。方可服也。蓋火邪大盛。則用寒以瀉之。非用寒以凝之也。斟酌調濟之間。豈庸夫俗子所能揣摹乎。然于何辨之亦于脉證辨之。其人脉必洪數。而沉取必不手按之欲絕。其證必煩滿。口乾燥而渴。又必脉證相符。而後可恣用苦寒也。學者須慎審焉。毋辨證不真。而歸罪

仲景
可矣。

何云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言胃家本藏之癰也合肺家子藏之癰也不可治嘔者言治癰令毒邪盡則膿亦盡故不必治嘔也

嘔吐噦下利病脉證治第十七

論一首　脉證二十七條

方二十三首

夫嘔家有癰膿不可治嘔膿盡自愈

(按)嘔吐噦下利病者氣分病也前篇驚悸等證血分病責之胃更責之脾此篇氣分病舍脾胃而外亦無可他求焉內經皆言太陰陽明表裏之義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為表裏脾胃脉也生病而異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帝曰願聞其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故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腑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腑則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

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于風者上先受之傷于濕者下先受之帝曰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禀氣于胃而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穀氣氣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脉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于三陰陽明者表也五臟六腑之海也亦爲之行氣于三陽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于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內經之言脾胃相因者如此觀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禀氣于胃再觀臟腑各因其經而受氣于陽明之文則血分氣分俱賴脾以輸運賴胃以生養也明矣所以自有生以後存亡壽夭之道悉歸之後天以爲之主而先天又主乎後天反爲隔一之治矣得其道則胃以納水穀生氣血脾以化水穀行氣血失其道則胃中

水穀。非消卽停。氣血非室則脫。而脾化無能化行無能行也。不待言矣。其間胃之與脾。又有交相爲累之理。胃病。陽盛而脾亦強。此脾約而胃必實也。胃病。陰盛。而脾亦弱。此胃寒而脾必濕也。是可知此一臟一腑。內外本末。必交相培養而後表裏調和。陰陽平順也。有何氣分血分之病。能外于此者乎。然經又言脾爲吞。胃爲氣逆爲噦。大腸小腸爲泄。何理也。吞者納也。胃爲倉廩。非脾土包容萬有。而又能輸運而無停留。何以爲虛受之地乎。故脾爲吞。氣逆而噦者。胃中之用失也。胃爲倉廩。主納而不主出。氣逆而噦。非用失乎。用者陽也。陽衰而不能納。故氣反逆而欲噦。思出也。故胃爲氣逆。爲噦。大腸小腸。傳導受盛之腑。胃藉以宣通其濁物。脾藉以蕩滌其熱氣者也。且大腸庚金。小腸丙火。金燥火熱。承制水穀之堅濕者也。脾濕則庚金不燥矣。胃寒則小腸不熱矣。所以爲飧泄爲腸澼。而不能收攝也。故大小腸爲泄。再觀乎經文如此。又可知脾胃病。則嘔吐噦下利。皆有必致之勢矣。金匱之言。言簡意該。余恐後學。或病其突然說起

次節言飲之嘔也不必治嘔而治飲也

無處尋頭腦也。故爲引內經以明之。所以申解內經。與仲景源流。一致之旨也。然仲景言嘔家之病。本于脾胃。必先言其是嘔而病。不本于脾胃者。則嘔家由于肺癰。有癰膿者。是也。夫嘔家有癰膿。膿在肺。宜因嘔而令出也。豈可止其嘔而治之乎。膿盡而嘔自愈。蓋病在膿。而不在嘔也。詳具肺癰。

先嘔却渴者。此爲欲解。先渴却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故也。此屬支飲。

〔按〕再者欲治嘔。必先明其嘔爲何因。如先嘔而後渴者。此爲欲解。是作嘔之邪已盡。隨嘔而出。津傷作渴。故知其嘔爲欲解也。嘔雖無物。而必有痰涎。隨嘔聲湧出。氣與津兩越于上。而邪可已矣。故邪去津亡。而渴

作焉。若夫先渴却嘔者。爲水停心下。此屬飲家之嘔也。何也。嘔家本不渴。今反先渴。飲水入而反嘔。知不渴之故。有支飲存于心下也。所以先渴者。亦支飲格阻正津。不能上潤喉舌。遂先渴也。渴非真渴。故飲入即嘔。嘔屬于飲。故飲家變爲嘔家。明其屬支飲。治飲而嘔可止矣。詳見痰飲。以上二條。一因肺中癰膿而嘔。一因絡系支飲而嘔。雖其根本亦由于胃。而非胃家正病也。何也。嘔者有聲無物。氣分之嘔。邪在胸肺之上也。

問曰。病人脉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脉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脉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爲胃反。寒在于上。醫反下之。今脉反弦。故名曰虛。

按至于吐則有聲有物。而胃家之正病可審矣。仲景設爲問答以申言之。問曰。病人脉數。數爲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脉乃數。數爲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脉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爲胃反。寒在上。醫反下之。今脉反弦。故名曰虛。此見胃中虛冷。由于悞發汗亡陽。胃津傷而胃陽已敝也。周身營衛。全賴胃陽。榮衛有傷。而胃氣亦虧。內外表裏。豈有不相流通乎。其本虛冷。其標之熱。則非實熱。而爲客熱。客熱者。虛假浮游之熱也。豈能消腐水穀哉。水穀旣不能腐化。于是停蓄凝滯。朝食暮吐。久久胃氣上逆。有食卽吐。胃氣不下行。而反上衝。習以爲性。胃乃反其常矣。名之曰胃反可也。診之脉必弦。弦者緊也。緊爲寒。正胃陽虛氣冷之驗也。且弦者木象。胃脉之所最忌。見此木勝侮土。由于土虛邪乘。則又不止于悞汗。而復悞下可知矣。庸醫不知客熱之理。以不能消穀胃虛者。爲實熱之胃實。下之。而先之數脉之客熱。必爲沉緊之實寒。實寒在胃。胃陽益不足矣。名之曰虛。誠哉虛也。

寸口脉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榮虛榮虛則血不足

血不足則胸中冷。

㊟更爲就胃虛中推言之胃虛者氣分也陽分也而不止于氣分陽分也氣分陽分病于胃而周身之營衛俱虛矣何也胃爲水穀受納氣血生養之總司也胃病而四肢不得稟氣于胃則衛與營有不虛則俱虛者乎于是診其寸口脉微而數微者陽虛氣虛也數者陰虛血虛也故微則無氣氣不足以數布于周身也氣不足以數布于周身而榮亦虛榮虛不止于氣分之不足血分亦不足也血不足則不惟經道空虛陰寒之邪易于侵襲而胸中至陽之分亦且空虛而陰寒將乘隙伺投矣是因血不足而胸中冷也然實胸中冷而後血不足也胸冷必先胃冷也胃冷又必先腎冷也何非前篇所言之脾胃必責于腎之義乎觀乎此條愈可辨脉數之熱爲客熱而胃反之證爲虛冷學者須次第而求其所以胃中虛冷之故或由

于悞汗或由于悞下。或不由于悞汗下。而由于腎虛火衰累及脾胃。尋其根源。究其治理。庶幾得之。

趺陽脉浮而濇。浮則爲虛。虛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脉緊而濇。其病難治。

按再診其趺陽。趺陽乃胃病必診之脉也。脉見浮而濇。浮則爲虛。虛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脉緊而濇。其病難治。蓋趺陽之脉。若陽虛氣浮。必與寸口脉微數相應矣。趺陽浮則寸口脉必微而數。俱爲浮游客熱在上。陰寒凝塞于中之象也。所以言浮則爲虛。虛者胃中陽虛也。陽實則必不浮矣。胃陽既虛而冷。脾家必寒而濕。焉能與胃相磨蕩而消腐水穀乎。脾不磨則食停入而復吐。宿穀至于不化。而反胃之證成矣。更診之而得緊而濇之脉。緊者寒盛也。濇者津亡也。胃中因虛而寒。

前論胃虛而噦此言胃有實邪而噦亦一理耳

因寒而燥。因燥而津枯。正不足而邪有餘。反胃之病難治。可決矣。欲補陰陽。而津枯有妨于補陽。欲生津。而陽衰有碍于補陰。棘手難下者。要在乎失治于早而已。

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按)更爲申悞下之戒。凡病人欲吐者。氣逆上衝也。有可吐者。邪在上。則越之可也。如不可吐者。則順氣止逆治之。使勿吐可也。斷不可悞爲攻下。逆其性而折之。使邪愈深入。而難于調順也。此悞下之戒。于嘔吐門中。首宜知忌者也。

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

(按)再有噦而腹滿者。噦亦有聲無物。較同于嘔。而其聲出于胃。腑非同嘔之出于胸喉也。此必胃中有實邪。其氣逆衝而爲噦。治法當視其前後。審大小便調不調也。前部不利者。水邪之逆也。當利其小便。而噦愈。後

部不利者。熱邪實也。當利其大便。而噦愈。此俱爲有形之邪。停蓄于裏。胃無論虛實。而有水邪熱邪在內。則可以利導之。而于正無傷矣。所以仲景明其利之即愈。又于不可攻下之中。明一可以利之之一法也。猶前篇言不可下。于可下之中。復言可下。于不可下之中。以示人知所通變而已。

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

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　人參三兩　生姜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茱萸湯主之。方見上

按仲景先爲嘔家立治法。嘔家多熱。而胸滿之嘔非熱也。熱氣必散。而寒氣斯凝。故見胸滿而嘔。知非熱嘔而爲寒嘔必矣。主之以茱萸湯。以吳茱萸之辛溫爲君。佐以人參大棗。生姜理脾益氣。滿消而嘔自止。寒散而滿自消矣。

甚而乾嘔。或吐涎沫。兼以頭痛。似外感。而實內傷也。陰寒塞胸。壅滯而頭痛。非同發熱頭痛之義。亦主前方茱萸溫中。生姜散邪。胸膈寒凝之通治也。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半斤洗　黃芩三兩　乾姜三兩　人參三兩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甘草三兩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嘔而腸鳴心下痞者邪又不在胸上而在心下也心下陽分有客寒之氣宅焉則痞然半夏瀉心主之心間用芩連之苦寒者苦以開痞且有寒熱雜合之治也故半夏倍用辛以散寒乾姜之溫人參大棗甘草之甘以濟芩連之苦寒苦非真苦而寒非真寒矣此辨方者所宜深悉者也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

黃芩加半夏生姜湯方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炙　芍藥一兩

半夏半升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按乾嘔而利者邪又在中而不在上下也嘔爲熱逆之嘔邪爲挾熱之利審諦已明主之以黃芩加半夏生姜湯可也半夏半升用辛苦以開之降之而不傷于寒黃芩芍藥一收一降而邪熱之在中必由小腸而膀胱隨小便以去甘草生姜大棗益胃補中乃治中有實熱作上嘔下利之善計也芩芍用以通腸胃利小便治腸痛如神此物此志也

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 方見痰飲中

按仲景因嘔而及于嘔吐諸嘔吐有穀不得下者寒氣格塞于上而胃氣虛冷于中也主之以小半夏湯半夏生姜全用辛溫治虛冷上逆之善方也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猪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术各等分

右三味，杵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註】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欲解之徵也。即論中所言先嘔後渴，此爲欲解之義也。急與之，嘔吐後，傷津液，水入而津液可復也。若夫未曾嘔吐，即思水者，即論中所言先渴卻嘔之證也，是爲水停心下，應治其支飲，而渴方愈也。主以猪苓散，利水補土，以治濕邪者治渴，而即以治上逆之嘔吐而已。

嘔而脉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

之。

四逆湯方

附子一枚生用　乾姜一兩半　甘草二兩炙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乾姜三兩、

[按]嘔而脉弱者、胃氣虛也。小便復利、氣不足以統攝之、脫而下洩也。身有微熱、見厥、內積陰寒、外越虛陽、衰陰盛、其嘔爲陽浮欲越之機也。見此、知爲難治。非尋常火邪痰飲之嘔也。主之以四逆湯、益陽安胃、溫中止逆。亦大不同于尋常寒熱錯雜治嘔之方也。附子辛熱、乾姜辛溫、甘草甘平。强人倍用、以急回其陽、勿令飛越、則嘔可止也。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甘草三兩

半夏半斤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嘔而皮膚發熱者、傷寒病少陽經證也。合以口苦咽乾目眩。而少陽病全。但見嘔而發熱、雖非傷寒正病、亦少陽經之屬也。主之以小柴胡湯、表解裏和、而病愈矣。方義詳註于傷寒論少陽篇中。不再贅敘、

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千金云、治胃反不受食、食入即吐、　外臺云、治嘔、心

下痞鞕者

大半夏湯方

半夏二升洗完用　人參三兩　白蜜一升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揚之二百四十遍煮藥取二升半溫服一升餘分再服

按胃反而嘔吐者亦胃家久虛食停氣滯旋食旋吐難治之理已詳于論註中茲出方以半夏為君開散寒邪降伏逆氣洵聖藥也佐以人參補胃益氣白蜜和中潤燥服法多煮白蜜去其寒而用其潤俾黏膩之性流連于胃底不速下行而半夏人參之力可以徐斡旋于中其意固微矣哉

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外臺方又治吐水

紙不食入反出者是有火也

大黃甘草湯方

大黃四兩　甘草一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按又有實邪在胃，食已即吐者。非朝食暮吐，暮食朝吐之吐也。胃反之吐，食入而停，以停而吐者，虛寒也。此吐食入而逆，以逆而吐者，實熱也。虛實虛熱，辨證既詳，而後可不彼此混淆也。主之以大黃甘草湯，為實熱在胃者立法也。

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茯苓澤瀉湯方　外臺治消渴脈絕胃反

茯苓半斤　澤瀉四兩　甘草三兩

桂枝 二兩　白朮 三兩　生姜 四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內澤瀉再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合日三服

按胃反吐爲虛寒矣然亦有本虛寒而標則有浮熱者當用辛溫拒而不納奈何主之以茯苓澤瀉湯利其小便以清其熱兼用桂枝以升其陽升洩之間浮熱可已矣餘品仍以補中燥土爲義俟浮熱得清而後可以當用大半夏湯前方不致有格阻之虞也服法後煮澤瀉取其陰性以利水不宜煮之大過也

吐後渴欲得水而貪飲者文蛤湯主之兼主微風脉緊頭痛

文蛤湯方

文蛤五兩　麻黃　甘草

生姜各三兩　石膏五兩　杏仁五十箇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汗出即愈

按嘔吐家嘔後飲水為欲愈前言之矣然嘔後貪飲不止者則又非欲愈之證也乃水邪停蓄于中隨渴隨嘔吐隨嘔吐隨渴祗為水逆之邪耳主之以文蛤湯與前文蛤散不同蓋治水同而兼理外感之風寒不同也故又曰微兼風脉緊頭痛言風而寒亦在其中頭以脉得緊而為痛也風寒外襲水邪內溷是寒濕交侵類小青龍湯之證而方亦與小青龍湯相類也加以文蛤以止水邪上逆之嘔吐餘俱水濕風寒兼理之品也服法以汗出為度汗出風寒水濕俱解而嘔吐不治自止矣

辨方意最細

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姜散主之

半夏乾姜散方

半夏　乾姜各等分

右二味杵爲散取方寸匕漿水一升半煎取七合頓服之、

按乾嘔吐逆吐涎沫者亦胃中虛寒津液變爲涎沫隨逆氣上衝作嘔也乾嘔無物止有涎沫虛邪非實邪可知矣主之以半夏乾姜散方猶之小半夏湯惟易生姜爲乾姜以生姜性僣上而發越不如乾姜之辛溫爲度耑功理中也用意亦甚微也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憒憒

然無奈者。生姜半夏湯主之。

生姜半夏湯方

半夏半斤　生姜汁一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內生姜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服，止，停後服。

【按】病人胸中似喘非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者，胃氣不足，而寒邪凝滯之象也。徹心中憒憒然無奈者，陰寒鬱塞于胸膈，正陽不能宣通于心肺，故憒憒然無可奈何也。主之以生姜半夏湯，尚以生姜辛散爲開解，以半夏辛苦爲開降。溫中散寒，有尚功也。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橘皮湯方

橘皮四兩　生姜半斤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下咽即愈。

按乾嘔兼噦，若手足厥者，胃氣虛冷，而陰寒固沍，由胃而見于四支，所謂四支稟氣于胃，正氣固稟，邪氣亦必稟也。主之以橘皮湯，行氣溫中，下咽即可卜其愈，爲病之淺者言之也。若夫病之深，陽氣微弱之甚者，則非四逆不足以取效也。或者先用此以順行其義，而後與以四逆，亦次第淺深之治也。

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橘皮竹茹湯方

橘皮二斤　竹茹二升　大棗三十枚

生姜半斤　甘草五兩　人參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按噦逆者胃氣虛寒固矣亦有少挾虛熱作噦者將何以爲治仲景主之橘皮竹茹湯橘皮竹茹行氣清胃而毫不犯攻伐寒凉之忌佐以補中益氣溫胃之品而胃氣足胃陽生浮熱不必留意也右諸方于嘔吐噦家淺深緩急之治可謂至詳盡矣業醫者于論中明其理于方中辨其法亦不患脾胃有難調而胃病莫措手之疑也乎

何云半夏瀉心湯症以下皆爲嘔家之挾痰飲者立也但有寒熱之不同虛實之各別陽明須分經分腑嘔吐當知少陽厥陰仲景之錯綜至深切矣何後學之弗思也夫半夏瀉心爲寒在胃中飲停心下久而發熱者設也黃芩半姜爲熱在胃經飲留腸內久而[illegible][illegible]設也小半夏湯爲胃陽漸衰陰痰內滯嘔而

不能食者設也四逆湯別厥陰之嘔勢必發呃以救急者立也小柴胡爲發熱之嘔少陽之嘔者立也大半夏湯爲虛而挾痰吐且嘔者立也生姜半夏湯爲痰在胃家變生喘嘔者設也生姜陳皮爲胃弱挾痰虛之淺者設也橘皮竹茹爲胃氣旣虛復有痰熱者立也何一之勿詳且明耶◎大案所謂次第淺深緩急詳盡非神與天遊救民念切烏能如是顧與吾黨寤寐思之

下利

夫六腑氣絕于外者手足寒上氣脚縮五臟氣絕于內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

按嘔吐噦胃氣上逆者脉證治法俱詳論列矣其胃氣下行之下利更進明之經言陽受賊風虛邪則入六腑陰受飲食不節起居不時則入五臟六腑者胃腑主之而五臟者脾臟主之也故仲景言下利之故必歸重于臟腑之氣就外證以決其絕否要在不外決之于脾臟胃腑而已脾胃表裏陰陽實相關經存則

內虛則生風所以後人有類中風之說

俱存絕則俱絕雖可以分屬諦審之而終難判然二之也夫六腑氣絕者何以徵之手足寒四肢不稟氣于胃也上氣氣充則順氣微乃逆也脚縮者胃陽衰微欲絕命門之火可知下部虛寒其腿自卷囊不縮者止見不同少陰證而爲陽明之證也五臟氣絕者又何以徵之利不禁下蓋脾土者水穀之大防土失令而水穀不化清濁不分此利不能禁之而自下也甚者手足不仁陽脫于腸胃陰痺于隧道宗陽衰而榮衛竭手足所以類中風之不仁而其實無外感之邪俱內虛之至也乃脾胃分言內外者就表裏明之使人知其相屬之理又有各著之義庶幾洞然病机而知所調濟也此下利家之久而失治漸成沉痼之疾者

下利脉沉弦者下重脉大者爲未止脉微弱數者爲欲自止雖發熱不死

按再診下利家之脉。脉見沉弦者。知有下重之證也。此滯下之病。非殞泄之病也。沉爲陽陷入陰分。沉中見弦。爲少陽之氣。不能直達。故氣隨陽降而下重也。脉沉弦而大者。陽氣陷入之深而且多。故爲未止。脉微弱者。陽氣所入淺而少。更兼見數。陽氣勃勃欲動于陰。斯易爲升達也。故爲欲自止。是以雖滯下。而發熱亦不死也。若夫脉沉弦而大。再身見發熱。陽邪入陰而熾盛。陰分受傷而煎耗。可以有死之道也。然善治之。升其陽。散其邪。救其津。保其陰。亦非盡可死之證也。

下利。手足厥冷。無脉者。灸之不溫。若脉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也。

按仲景更爲引傷寒論中。言厥陰證下利之條云。下利。手足厥冷。無脉者。灸之不溫。若脉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趺陽者。爲順。余于傷寒論中。比屬五條而註之。甚詳。內一條亦見于篇末。當于五條下參觀。至少

陰證內少陰負趺陽一條。註亦不必載。亦可于傷寒論中。本條下詳審而有會焉。蓋彼兼直中傳經。寒熱二邪。言治法。此則单言下利之寒邪。而不及于熱邪也。所引五條皆然。學者識之。

下利。有微熱。而渴。脉弱者。今自愈。

按仲景既明下利陽衰陰寒之證矣。又爲明下利挾熱之證。證亦有淺深。可以決其愈否。蓋下利之證。有熱者。尚病淺。無熱者。病已甚也。無論爲飧泄。爲滯下。俱以胃陽爲宗主。此有頹廢。則難于援救矣。所以下利有微熱。知陽氣未絕也。兼渴。陽氣尚有餘也。脉雖弱正雖虛。而邪熱亦不盛。故知其人必自愈。而不必妄爲醫治也。

下利。脉數。有微熱。汗出。今自愈。設脉緊。爲未解。

按再者下利。脉數。有微熱。證脉相符。陽氣猶有餘可知也。汗出陽升。陽升。則氣升。氣升。則不致下降而利。亦

可知其人必自愈也。設脈不數而緊。則不見熱而見寒。是脈之數。證之有微熱汗出。俱陰盛于內。逼陽于外。乃下眞寒。上假熱之重證矣。急宜溫中散寒。回陽止利之不暇。豈望其可解乎。故仲景明示當于脈求其眞假。而後下利有熱之證。可決其其勿藥之喜也。不然方危迫之甚。救死不贍矣。

傷寒論厥陰篇言之甚詳

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

按又有下利。脈數而渴者。渴亦陽氣猶有餘之證也。必自愈。設不愈。則必爲挾熱之利。熱且蓄停腸脘。釀爲汚穢膿血。隨利而下。此又陽氣太盛。成爲熱邪。下利。固以陽氣有餘爲吉。然又不可太盛。成熱。邪傷陰。致陽復有偏勝之患也。

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

以上四條攝傳辨證大備苦心研求方得之

按再者下利脈反弦而發熱是又非脈沉弦之下重身熱有死之理也脈不沉而見弦則浮而弦也浮而弦陽氣由少陽升達之象知不陷下而能升上也故發熱身汗祇爲陽升利止之象而不必他疑也所以必其人方自愈也右四條辨陽氣之虛實有熱之眞假陰陽之不可偏勝陽氣之是否升陷可謂詳盡極矣明乎此則救治之法必有得心應手之妙惟恐鹵莽視之無不謂爲老生常談則失之遠矣

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

按下利氣者下利失氣也清氣所化出于小便陽也濁質所變出于大便陰也人之常也今清氣出于大便清濁陰陽不分也法當利其小便使清氣仍自小便出則下利可已矣

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圊膿血

按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熱在下也寸脈浮數陽欲升也尺脈自濇爲陰所陷而不能升也浮數者

升陽解肌。而無取大汗淋漓也。右三條原文。及二方義詳。詳在傷寒論中。當參觀之。其理方明。且少陰厥陰二經。所言虛寒假熱之理。即非下利證。亦應旁求其故。然後于下利之證。臨時無疑難也。學者非讀萬卷書。未可輕言醫。况醫書乎。况仲景之醫書乎。空疎無據之學。難于應世也必矣。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堅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 下利。虛寒之證。既再三發明。仲景復就有實邪而下利者。辨其當下之法。經所謂虛者責之。實者責之也實邪者何。積聚也。積聚之邪。雖亦本于虛寒。然既成積聚。則為實邪。為標。而虛寒為本矣。且既成實邪。則下利由于積聚。而非由于虛寒。與虛寒之下利來路隔一層矣。法當去其積聚而下利止。再于積聚去後。方治其虛寒。又為隔一層遞及之治也。下利三部脉皆平。無他病。則不屬之臟腑寒熱也。按之心下堅者。有物積聚于中。邪氣痞塞。則脾氣不運。脾氣不運。則陰陽清濁不分。所以下利之由也。急下之。宜大承氣

湯。所以去其痼寒。俾脾運而水穀二道。判然各出。不相溷雜。利自止矣。

下利。脈遲而滑者。實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氣湯。

(按)下利脈遲而滑者。實也。遲本屬寒。然兼滑則非寒。滑者大也。利也。其遲乃停滯阻格之象。而非遲而微細。爲虛寒之正象也。辨乎此。則虛實之義。昭然矣。實邪在內。即不在心下。亦能窒碍正氣。而使水穀陰陽不分。急下之。宜大承氣湯。與前法無二義也。

下利。脈反滑者。當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氣湯。

(按)下利。脈單見滑。並不遲矣。則實邪在內。且無寒證之可疑矣。必當去其實邪。而下利乃可愈。宜大承氣湯亦前意也。

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

之宜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見痙病中

按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脾病也。脾屬信。故應時而至。以宿病實邪。下之仍未盡。故止而復作也。法仍當下之。宜大承氣湯。蓋爲灼見虛實寒熱之難方可毅然下之。恐審諦不明。誤人性命。慎不可以仲景爲口實可耳。

下利讝語者。有燥屎也。小承氣湯主之。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 厚朴三兩炙 枳實大者三枚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得利

則止

按下利而譫語者。陽明病也。利雖不止。而燥屎在胃。亦足格阻脾氣。不能旋運。而清濁不得分也。法當去其燥屎。主之以小承氣湯。亦類于積聚之治也。

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剉一半篩末　乾姜一兩　粳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按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方義已見傷寒論中。當參觀之。然傷寒下利之熱。移自少陰。此下利之熱。則自胃

而腸。白腸而下焦也。雖來路不同于傷寒。而熱入下焦。則同也。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三兩　黃連　黃蘗　秦皮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

【按】熱利下重者。滯下之病多熱。不同于瀉泄下利之陰多寒也。故名之曰熱利。而以下重別之。主之以白頭翁湯方義亦詳傷寒論中。當參觀之。然傷寒之熱利由厥陰傳經之熱邪。此之熱邪乃少陽陷入之熱邪也。厥陰少陽陰陽臟腑不同。然木性升達則順。屈陷則逆。一理也。故熱利與厥陰經之下利有同治焉。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梔子豉湯主之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　香豉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則愈

按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主之以梔子豉湯此亦傷寒論之條引入此者明虛熱實熱之不同實熱多在腸胃以下虛熱乃在胸膈以上心上煩者熱也心下濡者虛也是又不同于實熱之可下而當另商虛熱消散之法矣梔子豉湯方義亦詳于傷寒論中當參觀之然傷寒論厥陰篇中虛熱由肝而升此下利之虛熱由胃而升雖升之來路不同上熱下虛則一理也

疑此數條埋有相同則喻氏錯簡之說無當矣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通脈四逆湯方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　乾姜三兩強人可四兩　甘草二兩炙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按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亦傷寒論中之一條。即篇中下利脈數。微有熱汗出。令自愈。脈緊爲未解之意。乃下眞寒。上假熱之證也。法宜急溫其裏。治其下。以通脈四逆湯主之。恰合也。論與方。余註之傷寒論已詳。當參觀之。然傷寒之下利清穀。微熱。而厥乃厥陰之陰盛陽脫。此下利之微熱。而厥。乃胃陽虛脫。陰寒裏盛之所致也。雖不同于厥陰。而陽微陰盛。則一理也。

下利肺痛。紫參湯主之。

紫參湯方

紫參半斤　甘草三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參，取二升，內甘草，煮取一升半，分溫三服。疑非仲景方

注下利肺痛者，氣分之結聚也。氣分之結聚，非有形之物，故不可下而可通，以紫參湯主之。本草謂紫參主心腹中積聚，療腸胃中熱，通九竅，利大小便，蓋爲塞者塞之，通者通之也。且治通正所以爲塞也。與甘草同用，其意通而不泄。可知氣分之結聚，虛而不實，故治法又不同于實邪也。

氣利，訶梨勒散主之。

訶梨勒散方

訶梨勒 十枚煨

右一味爲散粥飲和頓服 疑非仲景方

按氣利訶梨勒散主之訶梨勒有通有塞通以下涎沫消積食破結氣澁以固腸脫仲景取之亦通塞互用之意也此喻氏嘉言之解方義亦可能盡其旨矣右二條皆下利中氣分之病一治其上結一通其下脫故通即用塞塞即用通其用法至難窺也所謂兩在故不測此理殆微矣哉而方中用粥飲以和之較甘草助胃之義尤著矣

附方

千金翼小承氣湯治大便不通噦數譫語 方見上

外臺黃芩湯治乾嘔下利

黃芩　人參　乾姜各三兩

桂枝一兩　大棗十二枚　半夏半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分三服。

按附于金匱小承氣湯，已詳于下利叢語。有燥屎一條，附外臺黃芩湯一方，治乾嘔下利，較爲中所載，多人參桂枝，少甘草芍藥，其中氣甚虛，而胃陽甚微者，可以以此易彼，所以助前方之不逮也。

何云嗟乎，下利之難言也，非一日矣。不讀古人書，不知也。不醫十年病，分明也。不祖長沙法，不能也。有傷寒中之下利，有雜症後之下利，有六氣傳染之下利，即有醫藥悞投之變利。其間之淺深次第，懸殊微甚，緩急互異，運會氣化，歲歲不同，性情嗜好，人人各獨，千里毫釐，豈曰易易。古聖人慎之誠懼之也，誠慮之也。嗟今之人，而欲人師其說，家秘其方，以偶然之小效，冀彼此之咸宜，其禍天下，何可勝道，仲聖憫焉，

為之先舉五臟六腑之本乎胃者以提其綱明治病之有本也繼以胃之未敗陽之猶存可自愈者條其目豈眞漠漠聽其自愈哉俱醫藥之傷也意者仲聖當日殆目覩親戚之死亡半由于專家之悞觸目傷心而故爲是徐徐云也其中有悲天憫人之意者深邪復慮利之來變症出禍且重爲之明其症詳其脉立其方以垂示後世下者二溫者二汗者和者吐者困者亦各一非畧也存亡之要可愈之機已爲之綱舉目詳矣傷寒之利早具于論中雜病之利既詳于各症如雜照經天冀人之一隅三反耳況乎運會之剛柔氣化之微甚又非時地身逢勿詳也病之淺深治之緩急又非親歷其中勿詳也氣質之雜偏性情之何宜又不逢不若勿詳也以至不一之時利呼吸之存亡通都大邑之同患苟昧焉從事鮮有不悞者此汗吐下和溫清補諸大法不得不舉一二端以悟天下後世之人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故溫與和而惟陽是圖清與下而惟胃是保求其于遲早過不及之間無幾微毫髮之憾是不讀仲聖書不能彼守專家

矜奇秘者。失之妄。製一丸療百病者。失之愚。愚與妄古今所同慨也。嗟乎。不有規矩。不成方員。不有長沙。不成醫藥。利之有絕者。有自愈者。仲聖之規矩也。凜凜于規矩之中。然後可神明于規矩之外。利雖變。有不變者存。時不一。有至一者在。無他。理與氣而已矣。察臟腑先後天之氣。明陰陽五行大化之理。歸宗乎長沙之法。于此而有二者之弊鮮矣。經不云乎。知變知常。知柔知剛。知存知亡。知陰知陽。乃可以治方。嗟乎。利豈易言哉。前輩如張會稽繆琴川。日讀仲景書而不深察其旨。尚謂利無正法。未嘗不為之深嘆。今讀我　公之註。俾仲景之良法美意。炳如日星。甚盛事也。故不揣迂陋而附誌于簡末。

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并治第十八

論一首　脈證三條　方六首

諸浮數脈，應當發熱，而反洒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師曰：諸癰腫，欲知有膿無膿，以手掩腫上，熱者為有膿，不熱者為無膿。

按瘡癰腸癰浸淫病者，血分病也，仲景言其大畧，仍以內經之文明之。經文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三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三脈先滿盈，乃注于絡脈，皆盈，乃注于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瀉其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虛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

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出。成散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萓不成。五穀不殖。經絡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榮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邪客于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瀉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空。不當空骨。不得泄瀉。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薰于五臟。臟傷故死矣。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于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腐則爲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爲焦枯。五臟不爲傷。故名曰癰。黃帝曰。何謂疽。熱氣淳盛。下陷肌膚筋髓枯。內連五臟。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其發于周身之

各處俱有耑名詳于靈樞癰疽篇茲不具載要言其瘡癰之所以成而已是瘡癰之成未有不成于血熱者而血熱未有不自寒邪傷血血泣而致變者故仲景首言諸浮數之脉爲表虛爲血熱與經言若合符節也表虛血熱必當發熱而反洒淅惡寒者熱在營分而寒在衛分也營熱則衛不能與營和故獨覺寒而洒淅惡寒也此本似營衛風寒之病但辨證而耑有痛處則痛處必發癰不待言矣蓋營熱衛寒爲通身之氣血則外感氣分病也今止結痛于一處知非外感氣分病而爲內傷之血分病矣此內傷非傷臟腑也傷內營分之血也傷營分者亦由于寒邪則內傷而又絡于外感矣此瘡癰之權輿也○師又就瘡癰病机深淺以示之曰諸癰腫以有膿者爲熱盛然膿出而熱外泄則熱淺而病輕以無膿者爲熱伏致膿不成而熱內攻反熱深而病重此卽經言癰疽之分類也于何辨之辨之以外證手掩其腫上試之熱者熱已發也淺也必成膿而泄也故知爲有膿不熱者熱方伏也深也必不能成膿而入也故爲無膿此

以有膿無膿。決瘡癰之吉凶。且以徵人身氣血之正。與熱毒之邪。孰優孰絀。而生死判然矣。氣血勝于熱毒。必有膿。膿得出。熱毒勝于氣血。壯火食氣。耗血。自不能成膿。則如經文所言熱氣淳盛。下陷肌肉筋髓枯。內連五臟。血氣竭。而臟傷死矣。此乃治瘡癰之第一義也。

腸癰之爲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脉數。此爲腸內有癰膿。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薏苡附子敗醬散方

薏苡仁 十分　附子 二分　敗醬 五分

右三味杵爲末。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煎減半。頓服。小便

合之傷寒論有云欲食如常者雖無而積定有膿也則不能食為傷寒能食為癰膿此又診症一法宜參考之

當下。

按仲景略舉腸癰一證以辨證出治。肺癰有常論。再舉腸癰。可以槩內癰之治。腸癰之為病。其身甲錯。肺腸庚辛金也。金燥則皮膚甲錯矣。然肺癰在胸而腸癰在腹。故腹皮急。按之又濡。如腫狀。以為積聚乎。乃按之濡而脈不見沉弦。但見數也。以為數脈乃熱證乎。又不見身熱之外證也。知為內熱生癰。癰在腸間必矣。主之以薏苡附子敗醬散。薏苡下氣則能泄膿。附子微用。意在直走腸中。屈曲之處可達。加以敗醬之鹹寒。以清積熱。服後以小便下為度者。小便者氣化也。氣通則癰膿結者可開。滯者可行。而大便必泄污穢膿血。腸癰可已矣。頓服者取其快捷之力也。

腫癰者。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脉

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

大黃牡丹湯方

大黃四兩　牡丹一兩　桃仁五十箇

瓜子半升　芒硝三合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再煎沸頓服之有膿當下如無膿當下血

按腫癰者亦內癰之屬而結于小腸者也故少腹腫而氣覺痞塞不通按之即痛如淋却小便自調知非淋也時時發熱汗出復惡寒猶之前條所言發熱而反洒淅惡寒之義也診之其脉遲而緊此脉必爲尺脉尺脉遲緊宜爲寒證而少腹見腫發熱汗出按之腹痛但非寒證也且寒則但有脹而必無腫理且按之

必不痛寒乎此知少腹腫而成癰有確據也然脉得沉緊熱伏而血凝之象膿未成可知矣故知當有蓄血爲陰寒之邪所凝聚而泣久久變熱發膿將爲癰膿而未成也孰知尺中沉緊有實熱之邪乎仲景明其爲當有血瘀之經言血泣變熱成癰之旨也若尺脉見洪數者血變之熱已灼薰下焦而成膿矣蓋熱發則成膿膿成膿則洪數之脉見熱邪已透也熱不發則不成膿膿不成膿則沉緊之脉見熱尚伏血中也熱伏血中畜血之類也可下之如傷寒論中所言抵當湯丸等方是也如膿已成則熱已宣散無所用下其蓄血之熱矣但下其膿而可愈矣主之以大黄牡丹湯下膿也非下蓄血也故不用抵當湯中之蝱虫水蛭攻堅破瘀而易以芒硝之鹹寒滑利之品以佐大黄桃仁之下泄牡丹取其酸收瓜子取其滑潤爲下焦蓄膿虛爽之邪主治不同于下焦蓄血實堅之邪主治也于抵當及此方能辨之則用仲景之方確信無疑矣服後有膿便膿無膿便血總歸于邪去病除而已

問曰寸口脉浮微而濇法當亡血若汗出設不汗者云何答曰若身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

病金瘡王不留行散主之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 十分八月八日採　蒴藋細葉 十分七月七日採

桑東南根 白皮十分三月三日採　甘草 十八分

川椒 三分除目及閉口去汗　黃芩 二分　乾姜 二分

芍藥 二分　厚朴 二分

右九味桑根皮以上三味燒灰存性勿令灰過各別杵

篩合治之爲散服方寸匕小瘡即粉之大瘡但服之產後亦可服如風寒桑東根勿取之前三物皆陰乾百日

按仲景又明金瘡之病因與治法補經文之不逮也問曰寸口脉浮微而濇法當亡血若汗出設不汗者云何答曰若身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脉浮微者氣虛也濇者不足在血分也氣虛而血不足內熱生而外汗出此其理也設不汗出則不足之血不在裏分而在表分也內無熱邪以薰蒸之斯不汗出外爲刀斧所傷皮破血流故表分之血乃亡也是謂之曰金瘡雖不原于臟腑而有傷于營衛則臟腑亦受病也主之以王不留行散以王不留行爲君耑走血分止血收痛而且除風散痺是收而兼行之藥于血分最宜也佐以蒴藋葉與王不留行性共甘平入血分清火毒祛惡氣倍用甘草以益胃解毒芍藥黃芩助清血熱川椒乾姜助行血瘀厚朴行中帶破惟恐血乃凝滯之物故不憚周詳也桑根白皮性寒同王不

留行。蒴藋細葉。燒灰存性者。灰能入血分止血也。為金瘡血流不止者設也。小瘡。則合諸藥為散以敷之。大瘡則服之治內以安外也。產後亦可服者。行瘀血也。風寒之日。桑根勿取者。恐過于寒也。前三物皆陰乾百日。存其陰性。不可日曝及火炙也。此金瘡家之聖方。奏效如神者也。

排膿散方

枳實十六枚　芍藥六分　桔梗二分

右三味。杵為散。取雞子黃一枚。以藥散與雞黃相等。揉和令相得。飲和服之。日一服。

按排膿散一方。為瘡癰將成未成。治理之法也。枳實為君。用在開瘀破滯。佐以芍藥。涼血息熱。桔梗降氣寬胸。濟以雞子黃。滋陰消火邪之毒。火鬱于內應遠苦寒。而又善具開解調濟之用。誠良法也。

排膿湯方

甘草二兩　桔梗三兩　生姜一兩　大棗十枚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溫服五合、日再服

按排膿湯一方、尤為緩治、蓋上部胸喉之間。有欲成瘡癰之機。即當急服也。甘草桔梗。即桔梗湯、已見用肺癰病中、加以生姜大棗。以固胃氣。正盛而邪火斯易為解散也、瘡癰未成者。服之則可開解、已成者。服之則可吐膿血而愈矣。

浸淫瘡、從口流向四支者。可治、從四支流來入口者、不可治。

浸淫瘡、黃連粉主之。方未見

何云。按外科新義。以一味黃栢散調塗。本此。

按浸淫瘡者。熱邪而兼濕邪。客于皮膚。浸淫傳染也。雖表分之病。而其人裏分之濕熱可知矣。濕則陽氣必不旺。熱則陰血必受虧。所以治瘳之間。亦必細審瘡勢。衰盛開聚之故。而後可施醫藥之方。如浸淫瘡從口流向四支者。熱開而濕散也。可以清其熱。除其濕而治之。如先起四支。漸上頭面。及于口裏。是熱濕二邪相溷。上甚之極。熱無能開。而結濕無能散。而聚耳。所以決其不可治也。不可治者。難治之義。非當委之不治也。熱之不能開者。徐開之。濕之不能散者。徐散之。想亦可治也。主之以黃連粉。想外敷之方耳。觀王不留行散後云。小瘡即粉之可知也。蓋用黃連一味作粉以敷之耳。至所以除濕清熱之義。又非漫用寒凉。亦非漫用辛燥也。先必明其裏之虛實。再必辨其濕勝于熱。或熱勝于濕。然後于傷寒論及金匱諸篇檢方而用之。仲景不出方。亦猶傷寒論中諸不出方之條。必有難于槩言之者也。學者豈可一病必須古人為定一方。而徇言法仲景乎。